

复,但景星不久回华,未知能否悔悟。筱村云,恐其外洋回来,益增魔障,则万无医药。现在轮船股分,三江已居十成六七,皆系贵价买来,痛心疾首,徒唤奈何!此次职道再入商局,扶危持颠,千百人身家性命所关系,拟先去其弊之大者,全在用人上讲究,然非旧统领暂离营盘,则壁垒何能一新!陶斋云,一事不能整顿。职道日夜焦思,只好且看景星如何,再定去留。总之,职道留一日苟能有益于局务,则必留;职道去一日苟能无损于局务,则必去。充此义,以定人臣之去就,何莫不当然。……肃此密禀,恭叩勋祺,伏乞垂鉴。职道宣怀谨禀。

十月十九日。

89 盛宣怀致唐廷枢函

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(1883. 12. 26) 天津

景星仁兄大人阁下:

津门匆匆面晤,别后驰□弥深。曾托南皋太守转达一切。顷奉廿一日惠函,敬谥勋猷益懋,近履胜常,允符臆□。弟自交卸后,杜门养疴,本不敢再问时事。乃奉院札,饬将招商局应办漕务照常料理。弟以病缠,□虞陨越。祇因阁下在京督办铁路,开天下风气之先,勋劳远大。漕务细事,□系旗昌代装,不过挂名总办,做一面子而已。因即□请沪局派谢绥之^①、王心如、张友光三人,津局派黄花农等,一切仍循旧章,不敢稍改从前旧辙。弟亦只能办此一年,以后阁下于铁路工竣,仍可兼移此席也。

傅相电谕,以招商局帐前后所禀不符,饬弟会同阁下核算具报。弟于帐目一道,究是门外,且局中银钱向未经手,本不敢过问,惟念阁下十年辛苦,不可不作一结束。即目前公驾□□,亦有此

^① 谢绥之,即谢家福,字绥之,江苏吴县人,光绪十一年由李鸿章札委为招商局会办,十六年离局。

意。与其上游另派他人,更不明白。弟□□□厚爱,无不彼此心心相应,断无不了之事也。惟弟于天津经手事多,明春能否附驥回南,尚不可必。姑候阁下到津时再行面商定夺。屡接严芝眉函电告急,弟电嘱旗昌将煤价先付一万两,而旗昌置之不复,想□马眉翁^①不能与之接头也。出洋学生,弟任内移请各局、开平酌保实职,便有出路,庶不空费国帑,并切托后任照办,大约年内未必详奏也。手复,敬请公安不一。

愚弟○○○顿首。十一月廿七日。

90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

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十日(1884.1.7) 上海

杏翁仁兄方伯大人阁下:

敬肃者:顷捧读粤省设立内地快船文卷,并无禀复测探各处水道宽窄深浅图说,又不知租界将来定于何处,均无把握,恐误买租界外地段,于局无益。既张、陈二公^②所探水道图说已失,(张戟翁禀中云:“偕陈辉廷等前往西江一带详细查看,所有图说容缓再呈”云云,如查不出,可否电飭张戟翁将图说再抄一分寄下,以免再勘,糜费失时,感甚。)鄙见此行宜先探肇兴、佛山、三水、梧州等处水道,(当如张戟翁云,雇一舵师,精熟舆地海程之学者,测量各口水道深浅,沙石远近,并风涛险恶,著为图说,以为行船计。)并察看码头地势、查讯地价,如各处码头地价廉,则择生意最旺、水最深之地购一轮船码头,价约二、三千金。如价昂越限,是否俟租界定后即买,仍乞裁示遵行。肃复,敬请侍安,不备。

教小弟郑官应谨肃。初十日。

① 马眉翁,指马建忠,字眉叔,江苏丹徒人,光绪十年二月到轮船招商局,次年六月札委为会办,十七年奉飭离局。

② 张指张振荣,字戟门;陈指陈猷,见前注。